

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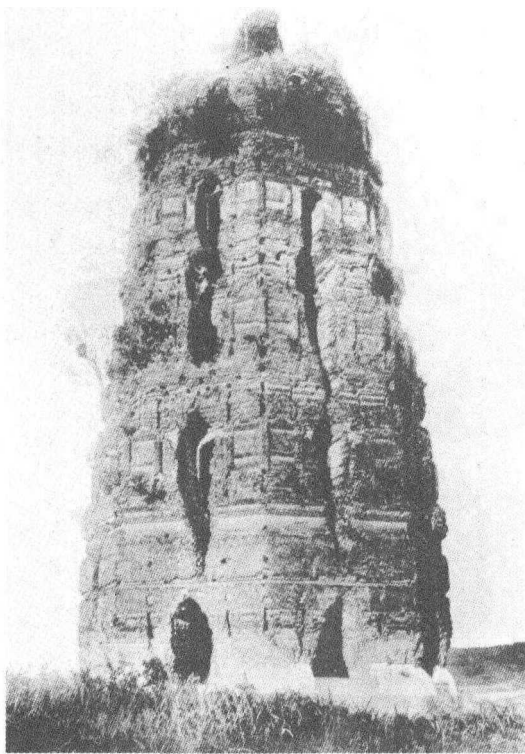
杭州西湖南岸群山环抱,距湖最近的南屏山为九曜山最北面的支脉,蜿蜒北折伸入湖滨。这入湖的小山习称夕照山,海拔高度30多米,雷峰塔遗址即坐落在山东侧的平冈上。这里地处西湖区汪庄(浙江西子宾馆)内,

隔湖北望保俶塔,南距净慈寺仅百米,是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坍塌后形成的废墟堆积。1997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倒塌前的雷峰塔系八角形五层砖塔,残高近50米(图一)。

据《咸淳临安志》、《淳祐临安志辑逸》等记载,雷峰塔是五代吴越国王钱俶于宋太祖开宝年间动工兴建的佛塔^[1]。从1924年塔倾圮后藏经砖中获得的经卷中得知,建造中的佛塔亦称“西关砖塔”^[2],塔落成后,钱俶命名为“皇妃塔”^[3]。次年(978年),吴越国归宋。自宋初至明末,雷峰塔遭受了两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毁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的战火,塔院及塔身的木构檐廊均被焚毁。南宋定都杭州后,对雷峰塔进行了全面维修,塔院等建筑得以恢复^[4]。第二次劫难发生在明代末年,焚毁后的雷峰塔仅存砖砌塔芯^[5]。据解放后重修的《西湖志》记载,清末民初时曾在塔身四周砌石墙围护。

2000年2~6月,2000年12月~2001年7月,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省文物局指导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分两阶段对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

发掘情况表明,雷峰塔的塔基、副阶保存



图一 1924年9月25日倒塌以前的雷峰塔

基本完整,塔身局部及地宫保存完好,均为五代吴越国末期的遗存;重修于南宋及后代的外围遗迹亦有所发现,但保存情况较差。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刻佛经、铭文砖、建筑构件以及内吊金瓶的纯银阿育王塔、小型金铜造像、石菩萨头像等佛教器物。地宫中出土了内藏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铜佛像、鎏金银盒、银垫、鎏金银腰带、玉童子、漆镯等器物。

一 雷峰塔遗迹概况

雷峰塔五代遗迹由塔基、副阶、塔身、地宫等组成,南宋及后代重修的外围遗迹有僧房、道路等(图二、三)。基本情况如下:

1. 塔基、副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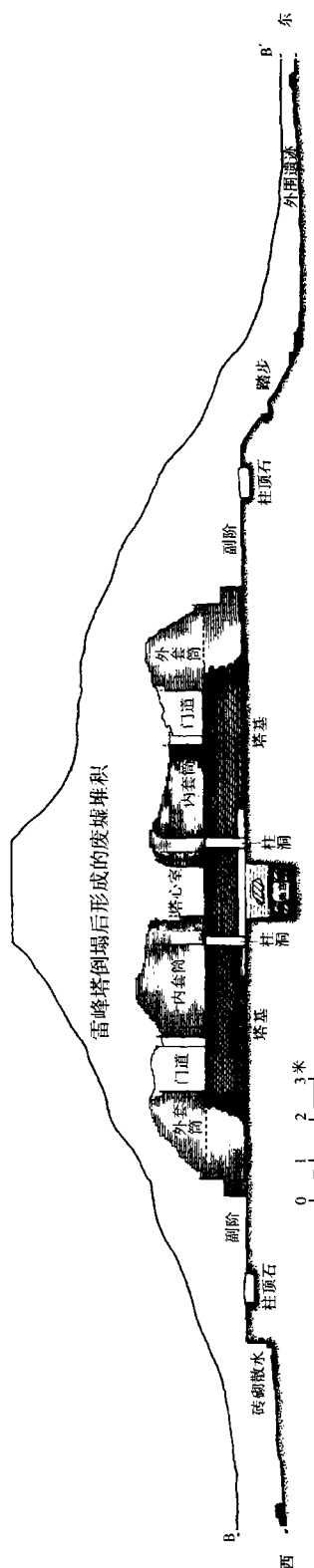
塔基 对径近 43、每边长 17 米。主体部分为八角形生土台基,对径 36~37、每边长 15、比地面高出 1.2~2.5 米,西高东低。土台外缘包砖砌石,东侧的塔基基座为双重石砌须弥座(图七),石面上雕刻须弥山、海涛和摩羯等图案(图八);西侧因地势较高,塔基基座为单层须弥座。

副阶 即外回廊。自塔身至塔基的边缘,进深 5.8 米。八边形,每边面阔 3 间,沿边缘共置 24 块边长 1.2~1.5、厚 0.4~0.5 米的方形石柱础,每边 4 块。塔基的东、西两侧居中位置设踏步以登副阶,西面的踏步南宋重修时已被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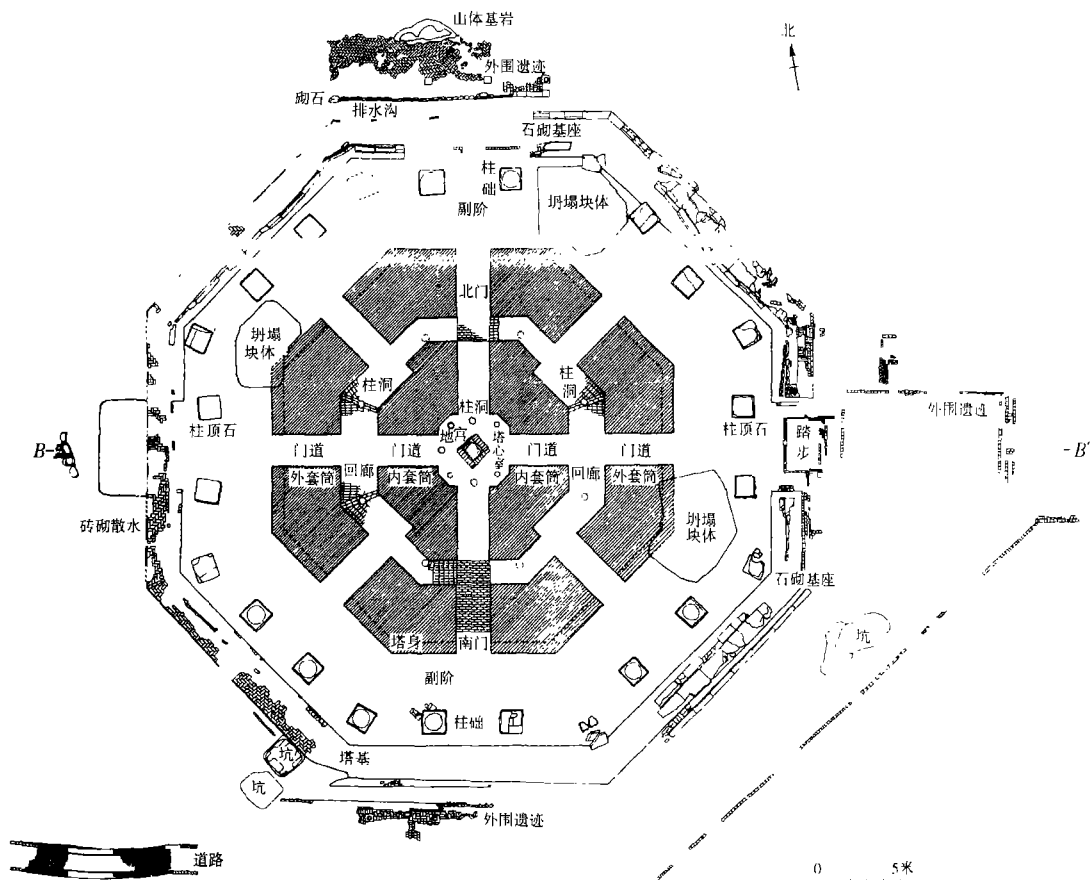
2. 塔身

八角形,对径 25 米,现残存最底层,高 3~5 米(图九)。为套筒式回廊结构,由外套筒(图一〇)、回廊、内套筒、塔心室四部分组成。内、外套筒用塔砖实砌而成,砖与砖之间用黄泥粘接。外套筒之外壁边长 10 米,每边正中设一门,门道宽 2.2、进深 4.2 米,南门为攀登楼梯的通道,北门道(图一一)两侧的回廊内设有砖砌台阶。回廊宽 1.8~2.3 米,每个转角部位各有直径 0.3~0.4 米的圆形柱洞 1 个,深 1.6 米。内套筒四个方向各辟一门,进深 3.7 米。塔心室位于正中间,对径 4.5~5.3 米,其转角间各有一个柱洞。

3. 地宫



图二 雷峰塔遗址东西向剖面图



图三 雷峰塔遗址平面图

详见本文第二、三部分。

4. 外围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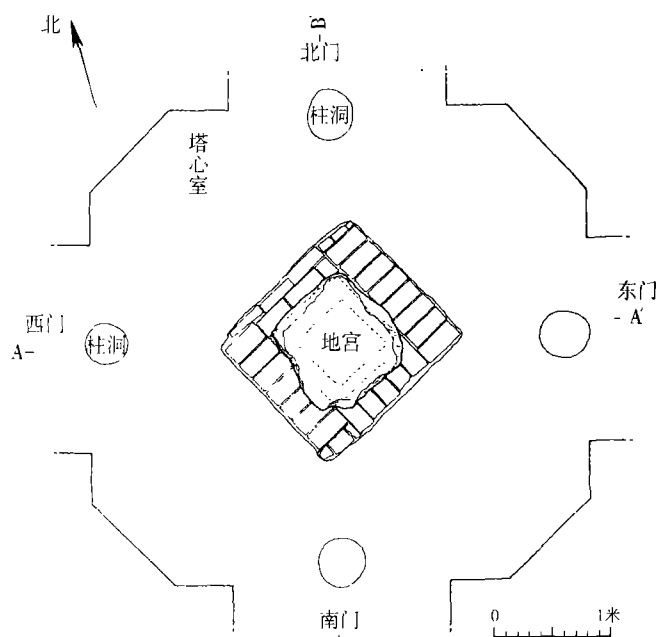
位于塔基的南北两侧。北组建筑残留 3 个石柱础及部分砖砌地面,跨度仅 2 米,可能为塔基外围的回廊;南组建筑残留 2 个石柱础及部分砖砌地面,推测可能为三开间的僧房,每间宽度 4 米。雷峰塔西南侧,发现砖砌道路一条,残长近 12、宽 1.7~1.8 米,用条砖纵向铺砌而成。据文献记载,塔院“旧在塔西”,由于雷峰塔西侧林木茂密,暂未发掘。

5. 雷峰塔遗址出土的石经、佛教器物 and 建筑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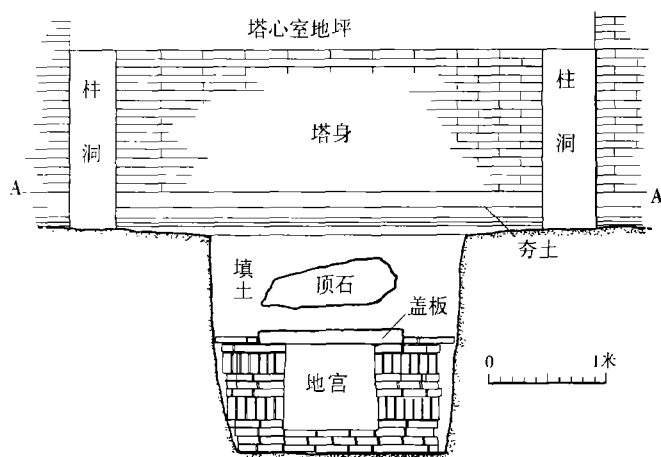
石经 大小 1100 多件,大多出土于雷峰塔底层的回廊、门道填土中,镌刻数万字。有迹象表明它们原嵌于塔外套筒外壁的墙面

上。以武则天时期于阗僧人实叉难陀新译的八十品《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主(图一二),少量为十六国时期姚秦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楷书,阴刻,下置须弥座。还发现了吴越国王钱俶作的《华严经跋》残碑,残存 162 字,可与《咸淳临安志》等文献记载的碑文对照(图一三)。

佛教器物 有金、银、铜、铁、石、陶等质地。种类有内吊金瓶的纯银阿育王塔、方形小石塔、小型金铜造像和菩萨(图一四)、罗汉、金刚力士、僧人等石质或陶质造像,多数已残。与佛教器物共存的多为“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及圆形素面铜镜、铁镜^[6]。根据出土位置分析,纯银阿育王塔原来放置于塔顶的天宫内,鎏金铜观音、弥勒、罗汉等小型



图四 地宫平面图



图五 地宫东西向剖面图

金铜造像放置于双套筒的壁龛里。它们具有明显的唐、五代风格,应为雷峰塔初建时放置。

建筑构件 塔身使用的塔砖,多见长37、宽18、厚6厘米的长方形砖。藏经砖的规格与之相同,一端有圆孔,深10、直径2厘米,供藏贮经卷。砖的一端多有铭刻,共计160多款,有两类文字:一类是民间捐助,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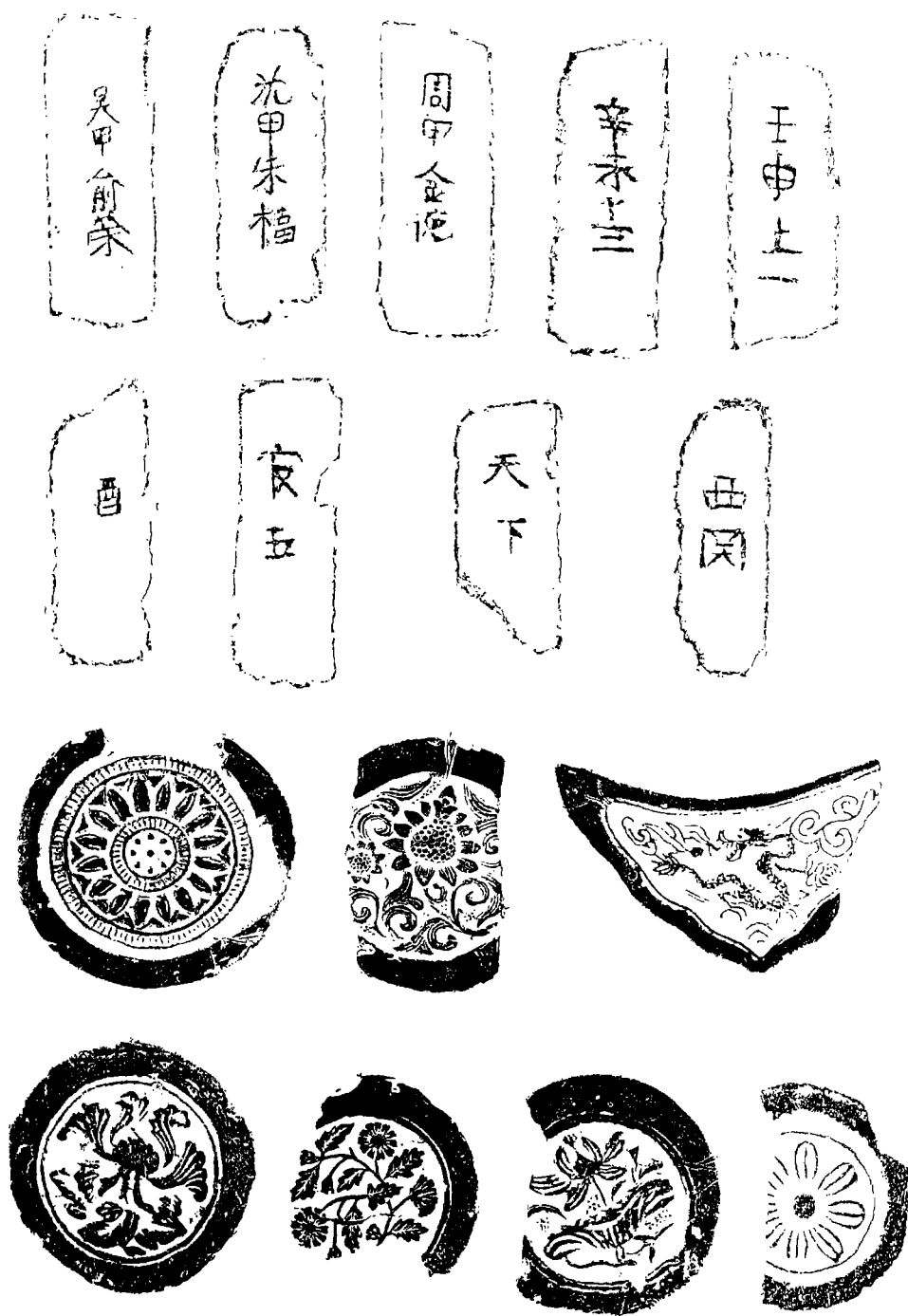
模印捐者乡里姓名,如“吴甲俞荣”、“沈甲朱福”、“周甲金德”等;另一类是官方烧造,上多印“官”及“王”、“天下”等文字。此外,还有“西关”等地名砖和“辛未”(971年)、“壬申”(972年)、“酉”(973年)等纪年砖。南宋重修时用于散水、踏步、僧房、道路等遗迹的砖块,多见长30、宽9、厚5厘米的香糕状砖。圆形瓦当模印莲花、宝瓶、荷叶、菊花等图案纹饰。滴水以重唇滴水为多,还发现少量三角形龙纹、折枝花纹滴水(图六)。戗脊上的垂兽多作狮子状(图一五)。

二 地宫的形制与构造

雷峰塔地宫建于塔基正中心的塔心室下方,造塔之初即掩埋在生土塔基中。地宫口位于塔心室砖砌地坪下2.6米深处,上方1.3米用回填土及夯土覆盖,夯土层上再砌17层砖,高1.3米。

地宫为竖穴式。地宫口用边长0.92、厚0.13米的方形石灰岩盖板封顶,盖板四周平砌一层类似子母口的塔砖,上部覆盖0.3米厚的堆土层,内瘞埋10余枚“开元通宝”钱。堆土层上面覆盖边长1、厚0.2~0.4米的顶石

(封二:2),其表面及四壁粗糙不平,惟底面略为平齐。顶石上部用回填土夯筑。夯土面上有四个柱洞,对称地分布在东、南、西、北四个门道里侧,直径0.26~0.4米,插入夯土0.3米,四周被砖砌塔身包围,深1.6米,其上口被塔心室的地坪封堵。考虑到地宫早年进水,柱洞应为保护地宫的临时性建筑朽烂后留下的痕迹。



图六 雷峰塔遗址出土部分塔砖文字和瓦当纹饰拓片(1/4)

图七
塔基东南面的
双重石砌须弥座



图八
塔基东北面须弥
座上的摩羯图案



图九
雷峰塔残存塔身





图一〇 塔身的外套筒、西南门

地宫为单室,平面呈方形,墙壁及地面用砖砌,外表用石灰粉刷。四壁以一顺一丁和一顺三丁的方法砌筑,砖圻边长1.6~1.7、砖壁厚0.5~0.55米,砖圻外即为塔基的生土;内壁边长0.6、深0.72米;底砖平砌三层,厚0.22米,最上层错缝平砌。整个地宫密封程度良好。地宫方向以鎏金铜坐佛的面向为准,为145°(图四、五)。

为便于地宫内文物起取,了解地宫构造,地宫的西北壁被拆除,后又复原,其余三壁未

作解剖。西北壁拆除过程中发现,墙体的砖与砖之间用石灰及黄泥粘接、勾缝,最大厚度可达2厘米,砖缝间还放置1件鎏金银钗,20余枚“开元通宝”钱和1枚双面铸龙凤图案的厌胜钱,有1枚“开元通宝”鎏银。

修建地宫所使用的塔砖亦多为长37、宽18、厚6厘米的长方形砖,砖的短侧面模印“官二”、“官五”、“未上二”、“永二”、“千”、“九”等文字。

三 地宫内出土文物

地宫内共出土器物51件(组),77个编号。地宫正中间放置铁函;铁函的底板下面放置大量铜钱,里面夹杂料珠、玉钱、玉龟、铜镜、玛瑙饰件、银臂钏等物品;铁函与四周砖壁的空隙间,有铜钱、铜镜、漆镯、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像、观音像、银腰带、玉童子、贴金木座、丝织品、经卷等,它们大多放置在铁函的须弥座上;释迦牟尼佛像背后的墙壁上粘贴象征佛教“庄严”的圆形镂空银牌饰,其余三壁的相同位置嵌贴小佛像、毗沙门天王像。粘贴于西南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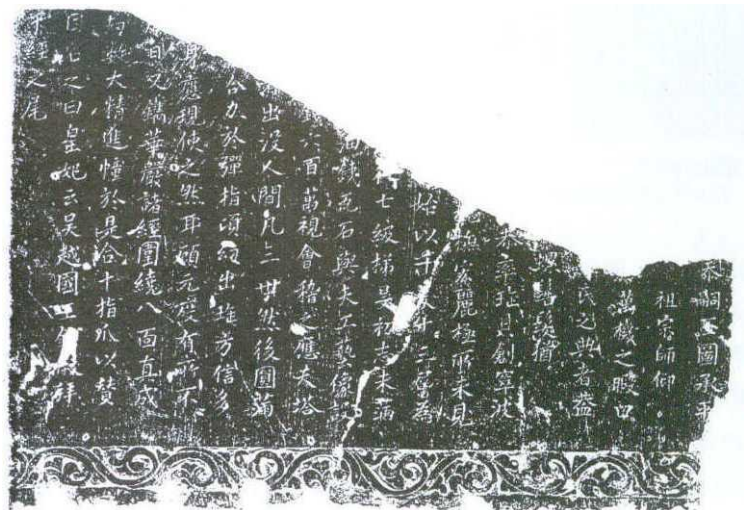
图一一 塔北门门道



图一二 塔遗址出土的石刻《华严经》局部

小佛像已脱落。由于地宫狭小,而铁函又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空间,因此有些器物是斜放在铁函和墙壁之间的,佛像底部的方座因宽度大于空隙只好侧放在另一边,因地宫早年进水,部分器物已脱离原位(图一六:1~3)。

铁函内器物的摆放情况:最下面为两件丝织品拜垫,垫子下面、两条垫子中间铺撒少量“开元通宝”钱;镂空鎏金银垫覆压其上;方形委角铜镜安放在银垫上,铜镜上放置鎏金银盒,盒内盛放绿色小玻璃瓶1个;银盒的四周环绕一条鎏金银腰带;内藏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安放在倒扣的银盒内(图一六:4)。



图一三
塔遗址出土的
钱似《华严经跋》
残碑拓片(1/4)

出土器物,根据材质不同,可分铁舍利函、金银器、鎏金铜器、玉器及玛瑙饰件、漆木器、铜镜、铜钱、玻璃瓶及料珠、丝织品、经卷等。现按类别介绍如下:

1. 铁舍利函

1件(2001雷地:56)。由铁罩和底板两部分组成,铁罩覆扣在底板上。铁罩方形,叠顶,底座为双层须弥座,高51.2、叠顶宽25.6、底座宽49.6、厚2厘米;底板方形,边缘为须弥座式样,宽44、厚2厘米。铁罩和底板的须弥座上各有小圆孔八个,每边两个,孔径1.2厘米,上下对应,中间用铁轴穿连(封二:1;图一七:1)。

2. 金银器

共14件(35个编号)。除纯银阿育王塔塔内放置的金棺外,均为银器。表面通体鎏金,或只在主题花纹部位鎏金。有阿育王塔、盒、垫、腰带、钗、臂钏、镂空饰件等,多采用捶揲、镂空、篆刻、焊接等加工、装饰技术。

纯银鎏金阿育王塔(封面;图一八、二〇)

1件(2001雷地:57)。由塔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等组成,每个部分捶揲成型,整体接合。塔座方形,下有底板,每侧以壶门、小佛像作装饰。塔身方形,四面镂空佛本生故事,每面一个,分别为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本生、尸毗王割肉贸鸽本生(图二一)、快目王舍眼本生



图一四 遗址中出土的石雕菩萨头像



图一五 塔基外圈出土的陶质狮形垂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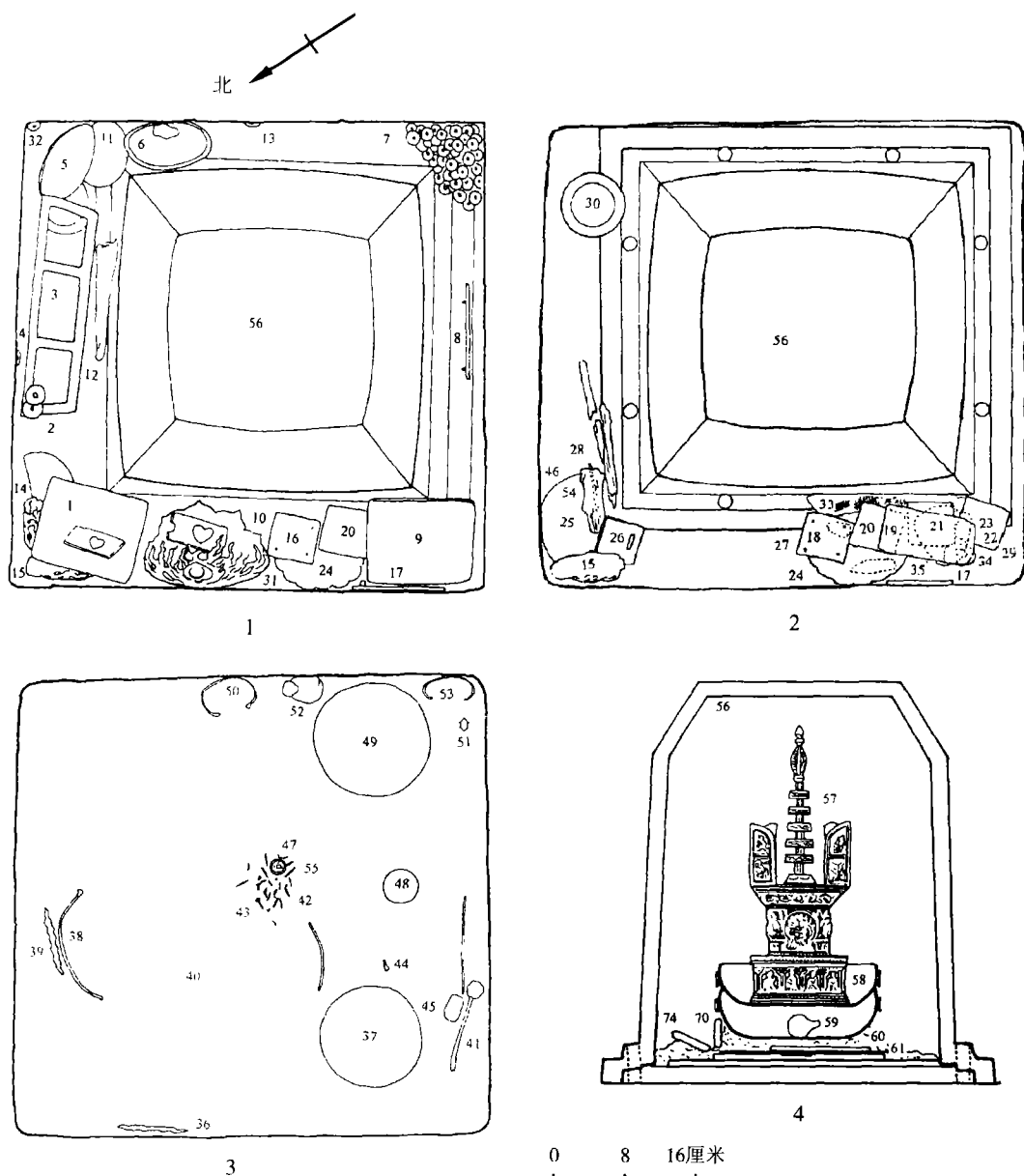
(图二二)及月光王施首本生。外表鎏金,四角各有一只金翅鸟。塔身的最上层用忍冬及兽面作装饰。从塔身镂空处可见里面的金棺,记载中的“佛螺髻发”应供奉在里面,但塔身没有打开,金棺的形制、大小及内部情况尚不清。四角的山花蕉叶上有描述佛祖一生事迹

的佛传故事画面 20 余幅。塔刹由刹杆、五重相轮和顶部的火焰珠、宝葫芦等构成,塔刹的底座装饰十二朵覆莲,五重相轮上饰忍冬、连珠纹,底轮最大,向上渐收。塔高 35.6 厘米;塔座宽 12.5、高 4.2 厘米;方形塔身宽 9.5~12.6、高 9 厘米;塔刹高 22.4 厘米,相轮直径 3.4~4.6、高 1.1 厘米。

腰带 2 条。外观相近,大小、花纹、质地有别。出土于铁函内的一条外表鎏金(2001 雷地:62~74),嵌在铤、铤尾后面的皮革保存完好,由方形铤 4 件(图一九:2、二三)、半圆形铤 7 件(图一九:3)、圆首矩形铤尾 1 件(图一九:4)、带扣 1 件(图一九:1)、带环 1 件(图一九:5)组成,铤的四周有一圈凸棱,中下部有一长条形孔,铤和铤尾的正面饰 1~2 只展翅飞翔的鹦鹉,以珍珠作地纹,背面焊接 3~5 个银钉,嵌入皮革内。带扣由可活动的扣环、扣针以及一端用银钉固定的两片扣身组成,扣身的反面浅刻“弟子陈承裕敬舍身上要带入宝塔内”15 字。方形铤长 4.6、宽 4.2 厘米;半圆形铤长 4.6、宽 3.8 厘米;铤尾长 8.6、宽 4.8~5.3 厘米;带扣长 9、宽 4.5~5.4 厘米;带环边长 2.8 厘米。鞋的大小与铤、铤尾同。其排列顺序为带扣 1、半圆形铤 1、方形铤 2、连带环的半圆形铤 1、半圆形铤 4、方形铤 2、半圆形铤 1、铤尾 1。

另一条(2001 雷地:8、16、18~23、27、29)仅图案上面鎏金,由方形铤 8 件(图一九:8、二四)、圆首矩形铤尾 1 件(图一九:9、二五)、带扣 1 件(图一九:6)、带环 1 件(图一九:7)组成,铤和铤尾的正中饰如意状云纹,背面焊接 4~5 个银钉。方形铤长 6.3、宽 5.7 厘米;铤尾长 12.3、宽 6.3 厘米;带扣长 11.6、宽 5.8~7.2 厘米;带环边长 3.2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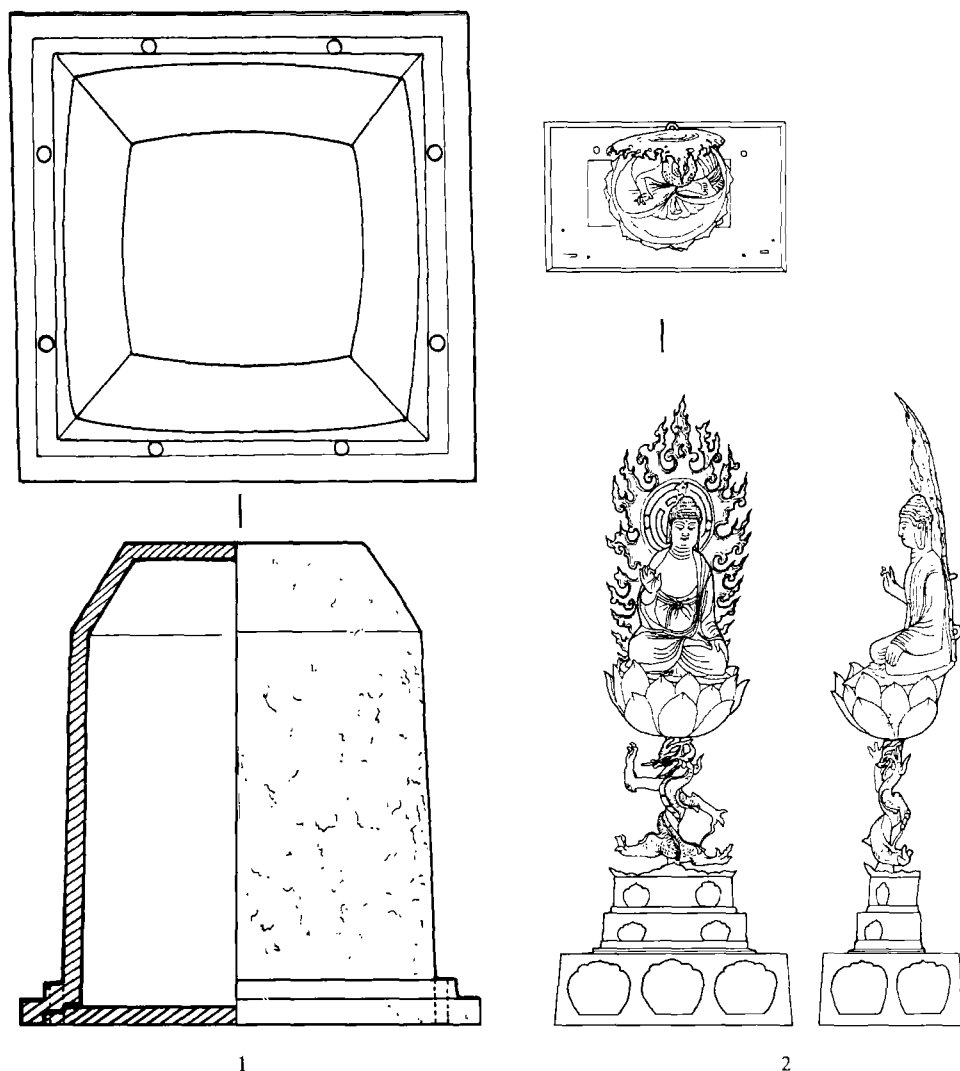
鎏金银盒 1 件(2001 雷地:58)。圆形,外表通体鎏金,由盒盖和盒身两部分组成。盖面和器底外弧,两侧外壁衔环,器身子母口。除底面外,器表均篆刻花纹,盖面上为繁缛纤



图一六 地宫及铁函中器物位置示意

1. 地宫一层器物分布 2. 地宫二层器物分布 3. 钱币层下器物分布 4. 铁函内器物分布

器物号：1、9. 贴金木座 2、7、40、46、75. 铜钱 3、10. 鎏金铜佛像 4、52. 鎏金铜小佛像 5、6、11、17、24、25、37、48、49、60 铜镜 8、16、18、20~23、29. 银铃 12. 柄状残木器 13. 鎏金铜毗沙门天王像 14、34. 鎏金银鸳鸯纹镂空饰件 15、26. 玉善财童子、底座 19. 银蛇尾 27. 银带扣 28. 金书手卷 30. 漆钿 31. 鸳鸯纹圆形银饰件 32. 鎏金铜观音造像 33、76、77. 丝织品 35. 佛经残卷 36、39. 卷草纹玛瑙饰件 38、50、53. 银臂钏 41. 银钗 42. 料珠 43、44. 银小饰件 45. 玛瑙扁坠 47. 玉钱 51. 玉龟 54. 玉观音像 55. 玛瑙圆珠 56. 铁函 57. 内藏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 58. 鎏金银盒 59. 玻璃瓶 61. 镂空鎏金银垫 62~72. 鎏金银铃 73. 鎏金银蛇尾 74. 鎏金银带扣



图一七 铁函、鎏金铜佛像

1. 铁函(雷地: 56) 2. 鎏金铜佛像(雷地: 3、1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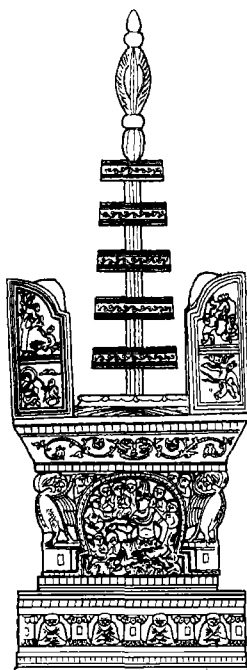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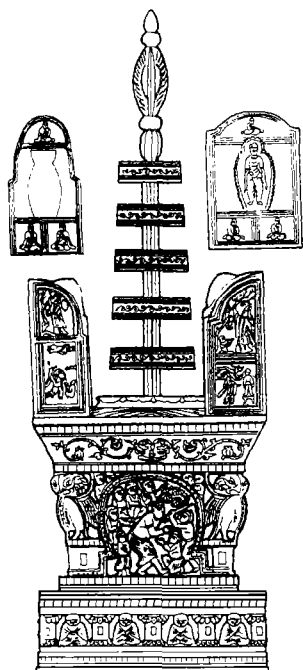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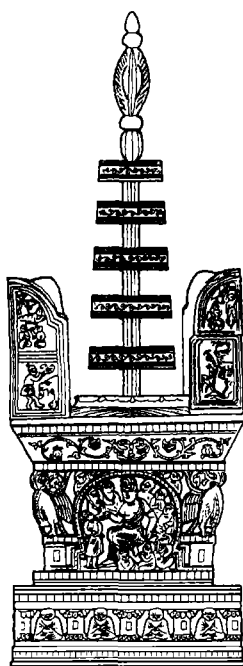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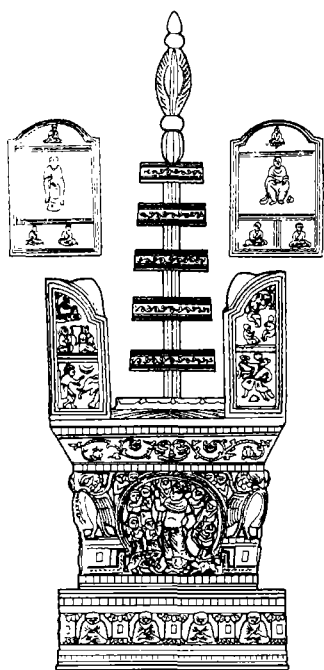
细的缠枝牡丹花,中间篆刻两只口衔花草、相对翱翔的凤凰,四面等距离分布“千秋万岁”四个楷书字,周边篆刻如意状云纹和缠枝牡丹各一圈;盒盖和盒身的侧面各篆刻两圈缠枝牡丹纹。口径 20.7、器高 13.7 厘米(二六、三七:2)。

银垫 1 件(2001 雷地: 61)。圆形,作镂空薄片状,正中镂空一枚银钱,捶揲“千秋万岁”四字。以联珠纹分成内外两圈,外圈的图

案为六只展翅飞翔的鸿雁,周边为枝叶;内圈的图案为四只鸳鸯,鸳鸯的四周镂空莲荷,外缘饰连珠纹。惟鸿雁及鸳鸯图案上面鎏金。直径 25.4 厘米(图三七:1、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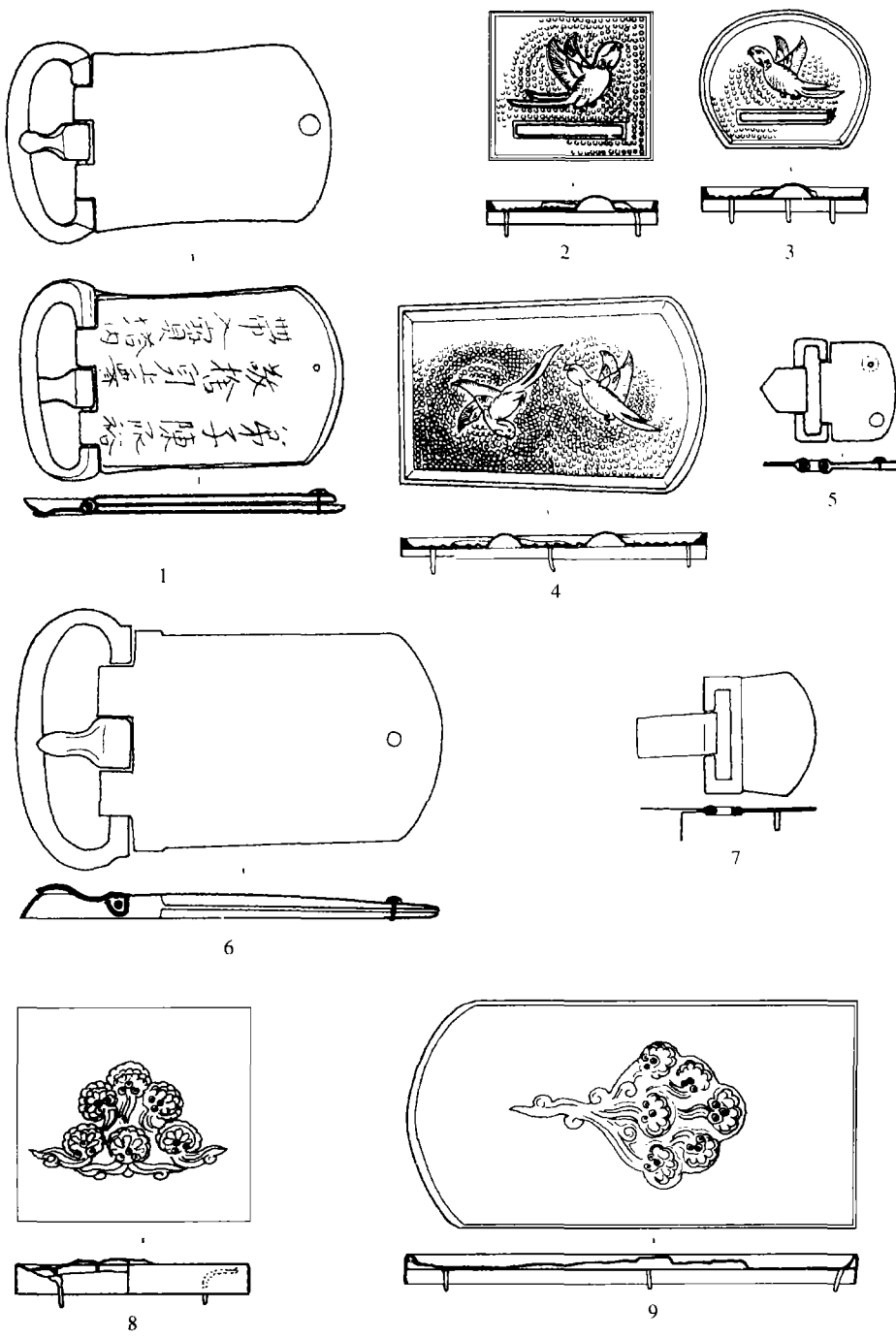
鸳鸯荷叶纹镂空饰片 1 对(2001 雷地:14、34)。圆形,镂空薄片状,中间镂空相对展翅的两只鸳鸯,鸳鸯的上下镂空莲荷枝叶。惟鸳鸯图案上面鎏金。直径 9.6 厘米(图三八:3、二九)。

图一八 内藏金棺的
纯银阿育王塔四个侧
面示意(1/4)



圆形镂空银饰 1件(2001雷地:31)。中心位置镂空展翅作依偎状的两只鸳鸯,四周镂空莲叶、苞蕾,枝茎缠绕,周边一圈连珠

纹。因粘贴于释迦牟尼佛像的背后,其性质应为象征佛教装饰物的“庄严”。直径6厘米(图三八:4)。



图一九 金银腰带各部分示意图

1. 鎏金鑲銘銀帶扣(雷地: 74) 2、3. 鎏金銀鈐(雷地: 71、66) 4. 鎏金銀鉞尾(雷地: 73) 5. 鎏金銀帶環(雷地: 69)
6. 銀帶扣(雷地: 27) 7. 銀帶環(雷地: 20) 8. 銀鈐(雷地: 8) 9. 銀鉞尾(雷地: 19)(均为 1/2)

图二〇 内藏金棺的纯银
阿育王塔(雷地:57)





图二一
纯银阿育王塔
侧面的尸毗王
割肉贸鸽本生



图二二
纯银阿育王塔
侧面的快目王
舍眼本生



图二三 鎏金银镜(雷地: 71)

银臂钏 3件。两件(2001 雷地: 38、50)相同,表面篆刻卷草纹,长径 7.6、短径 5.6 厘米。另 1 件(2001 雷地: 53)正面捶揲弦纹,背面浅刻“弟子王晖(?)女弟子璵七娘共舍”12 字。两端有小孔。长径 6.8、短径 4.9 厘米(图三八: 1、2)。

银花钗 1 件(2001 雷地: 41)。钗头的小饰片上篆刻一朵荷花,长 18.2 厘米(图三八: 6)。

小银饰 1 对(2001 雷地: 43、44)。梅花口,圆柱状,中空,上粗下细。高 2.4、最宽 0.6 厘米(图三八: 5)。

3. 鎏金铜器



图二五

银钹尾(雷地: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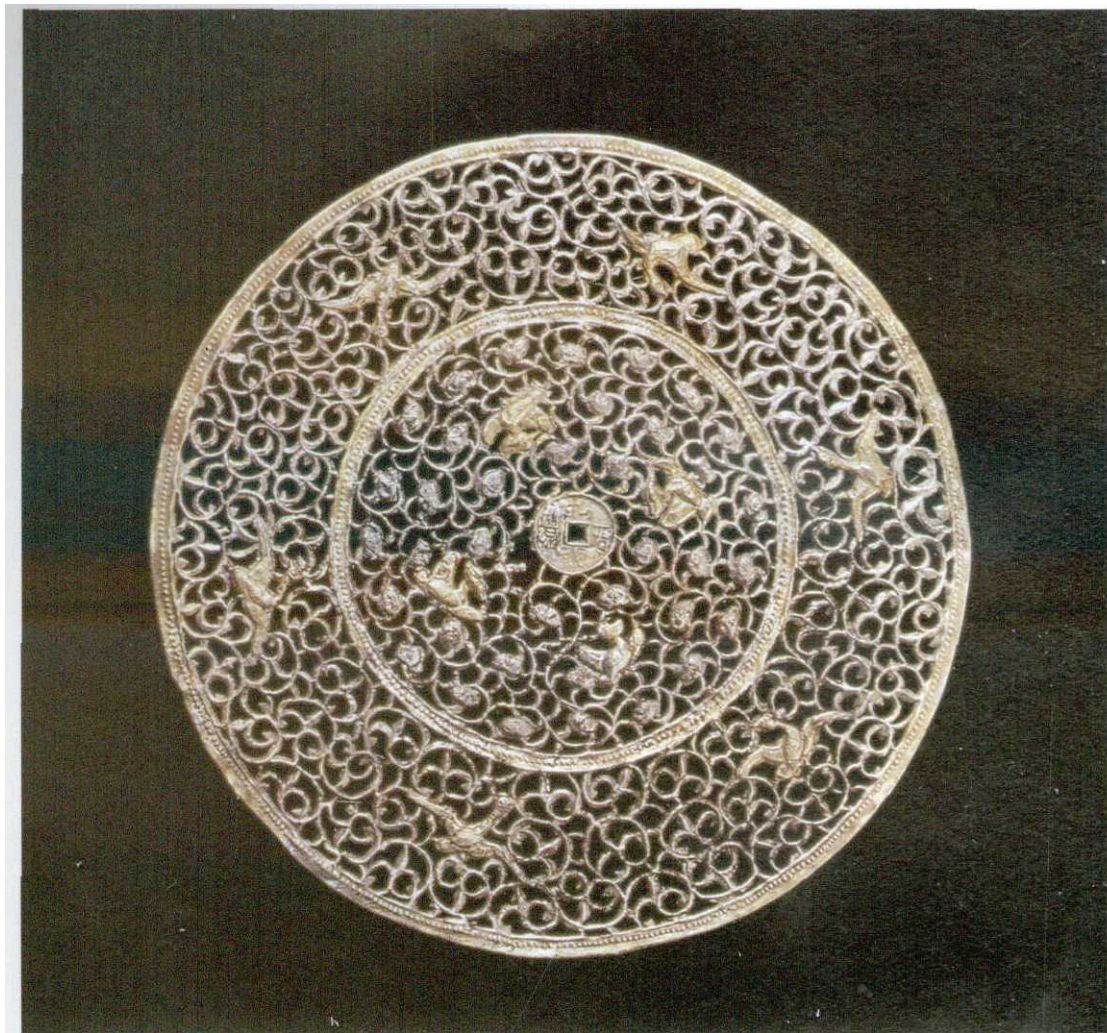
图二四 银镜(雷地: 8)

共 5 件(6 个编号),均为佛教造像。有释迦牟尼佛像、小佛像、观音菩萨像、毗沙门天王像等。表面均鎏金,但脱落严重。

释迦牟尼佛像 1 尊(2001 雷地: 3、10)。由上至下以背光、莲花座、龙柱、须弥座、方座五部分组成(图一七: 2、二八)。佛像后面的圆形项光与身光相连,身光的周边作镂空火焰状。佛像高髻,螺发,方圆脸,眉间有白毫,双耳垂肩,颈部刻三道蚕纹线。身穿双领下垂大衣,衣纹疏朗,内衣为中间结带的僧祇支。佛右手高举施说法印,左手扶膝,结跏趺坐于双层莲瓣的莲花座上。莲花座下有三爪龙盘绕的支撑柱及须弥座、长方形底座。龙作



图二六 鎏金银盒(雷地: 58)



图二七 鍍金鑲金銀墊(雷地·61)

张牙舞爪状,须弥座分两层,每层侧面均开火焰式壶门,底座的正、侧面亦开壶门。佛像中空,背面有两个榫头插入背光的卯孔中,榫头的小孔中原来插木棒固定,莲花座和须弥座用龙柱相连。须弥座下端的三个扁状榫头竖插于底座对应的卯孔中。龙的右前爪及底座有断裂、修补痕迹,佛像连背光及座通高68厘米。

小佛像 2尊(2001 雷地·4、52)。分处释迦牟尼佛像的左右两侧,背面以铜钉相连。佛像身后有背光、头光,结跏趺坐,施禅定印。

高4.5厘米(图三九·6、9)。

观音像 1尊(2001 雷地·32) 身后有葫芦形背光,背光的尖端刻一化佛,头光镂空。观音菩萨跣足站立在莲花座上,右手握拂尘,左手执宝瓶,下有足床,高11、足床高2.5厘米(图三九·4)。

毗沙门天王像 1尊(2001 雷地·13) 局部镂空,有头光。身着铠甲,左手托塔,右手执戟状兵器,站立于云层上,高5.2厘米(图三九·5)。

4. 玉器及玛瑙饰件



图二八 鎏金铜坐佛(雷地：3、10)

共8件(9个编号)。有善财童子、观音菩萨、玉钱、玉龟、玛瑙卷草形饰件、扁坠、圆珠等。

玉童子 1件(2001 雷地：15)。下端有扁状棒头，竖插于底座上。以青白玉为料，透光性良好、作扁平片状雕。祥云、童子身体局

部为镂空透雕，正背两面阴刻细部花纹，表面抛光度极好。玉童子头上斜插鎏金银钗，外套对襟半臂衫，腰部系带，以“米”字、网纹及斜线作衣纹，两只手腕刻划多圈状缠臂金，双手托于腰际，站立于飘浮的云彩之上，衣衫随风飘逸。身体左侧及脚下为如意状祥云，云头粗



图二九 鎏金银鸳鸯纹镂空饰件(雷地:14)



图三〇 玉善财童子、底座(雷地:15、26)

大向上卷,云尾与童子头顶平齐。通高 8.8 厘米,重 43.7 克。底座(2001 雷地:26)为玉板,扁方形,中间有长 1.5、宽 0.5 厘米的长条状穿孔,表面用浅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海水波涛。四个侧面雕刻须弥山,与雷峰塔塔基须弥座上雕刻的图案相同。玉板长 4.5、宽 3.8 厘米,重 33.4 克(图三九:2、三〇)。地宫出土玉童子,应为佛教的善财童子形象。

玉观音 1 件(2001 雷地:54)。用较透明的羊脂白玉制作,形体较小。双面刻花,脸面、服饰、莲花座等细部特征均为阴刻。头戴花蔓宝冠,上身着对襟衣衫,衣袖宽大。腰间系带,肩罩帔帛,左手托举一物,因形体太小而难以分辨,右手放于胸前,结跏趺坐于仰置的莲花座上。莲花座的下端有一棒头。通高 4 厘米(图三九:3)。

玉钱 1 件(2001 雷地:47)。外表呈石蜡白色,正面阴刻“开元通宝”四字,仿“开元通宝”铜钱制作。直径 2.5 厘米,重 3.4 克(图三九:1、封底)。

玉龟 1 件(2001 雷地:51)。外表呈鸡骨白色,表面略微受沁粉化,正背两面均阴刻龟裂纹,写实性强。长 2.3 厘米(图三九:7)。

玛瑙卷草形饰件 1 对(2001 雷地:36、39)。透明状,正背两面阴刻细线。长 6 厘米(图三九:11、三一)。

玛瑙扁坠 1 件(2001 雷地:



图三一 卷草形玛瑙饰件(雷地:36、39)

45)。浅红色,侧面穿一小孔,长2.3、宽1.6厘米(图三九:8)。

玛瑙圆珠 1件(2001雷地:55)。浅红色,中间穿一小孔,直径0.7厘米(图三九:10)。

5. 漆木器

共3件(4个编号),有贴金木座、漆镯、柄状残木器等。

贴金木座 1件(2001雷地:1、9)。由方形顶板、底板各1块和长方形侧板4块组成,用细木钉、榫头、凹槽拼接而成。每块侧板上

间开一壶门。底板、侧板表面依稀可见墨绘花纹,外表粘贴的金箔已脱落。顶板、底板长15.4、宽13.4、器高8厘米(图四二:1)。

漆镯 1件(2001雷地:30)。木胎,棕褐色,素面无纹,光泽感强。直径9、高2.8厘米(图四二:2)。

6. 铜镜

共10件。有日光镜、瑞兽铭带镜、海兽葡萄镜、双鸾葵花镜、“都省铜坊”镜、方形委角镜和圆形素面镜等。

日光镜 1面(2001雷地:17)。圆钮,圆形钮座,钮座外为八内向连弧,铭带与连弧纹间饰一圈锯齿纹。外区的铭文带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8字,相邻的两字间用符号隔开。最外圈为锯齿纹。直径8.1、缘宽0.9、厚0.4厘米(图四〇:6)。

瑞兽铭带镜 1面(2001雷地:37)。圆形,圆钮,内区有四只瑞兽围绕镜钮作同方向奔驰,瑞兽间用缠枝葡萄作装饰,外区一圈铭文带,为“光流素月质稟玄精澄空鉴水照回凝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24个楷体文字,句子首尾用点号分隔。铭文外有一圈锯齿纹。在铜



图三二 海兽葡萄镜(雷地:6)



图三三 “都省铜坊”镜(雷地:5)



图三四 玻璃瓶(雷地:59)

镜的正面阴刻人物、楼阁、星象、浮云、龙凤、仙鹤等题材。表现了天上人间同乐的场景。直径10.3、厚0.6厘米(图四〇:1、2)。

海兽葡萄镜 1面(2001雷地:6)。圆形,伏兽钮,以联珠纹高圈分成内外两区,内区有五只瑞兽围绕兽钮作同方向奔驰状,边上饰缠枝葡萄;外区的缠枝葡萄与展翅或栖立的小鸟相间,最外一圈用宝相花作装饰。直径12.4、厚1.3厘米(图四〇:5、三二)。

双鸾葵花镜 1面(2001雷地:24)。八出葵花形,内切圆形,圆钮。钮左右各立一鸾鸟,曲颈相对,振翅翘尾作起舞状,钮上下为花卉图案,由枝、叶、蕾构成,看似荷花。边缘



图三五 丝织品残片显微照片(雷地:33)

配置如意状云纹。直径12.4、连钮高0.8厘米(图四〇:4)。

“都省铜坊”镜 1面(2001雷地:5)。圆形,小钮。镜背两侧有“都省铜坊、匠人倪成”铭文,钮上一“官”字。直径16、连钮高0.8厘米(图三三)。

方形委角素面镜 1面(2001雷地:60)。圆钮,宽13.5、连钮高0.8厘米(图四〇:3)。

小型素面圆镜 1面(2001雷地:48)。弦钮。直径4、连钮高0.5厘米(图四〇:7)。

此外还有圆形素面镜3面(2001雷地:11、2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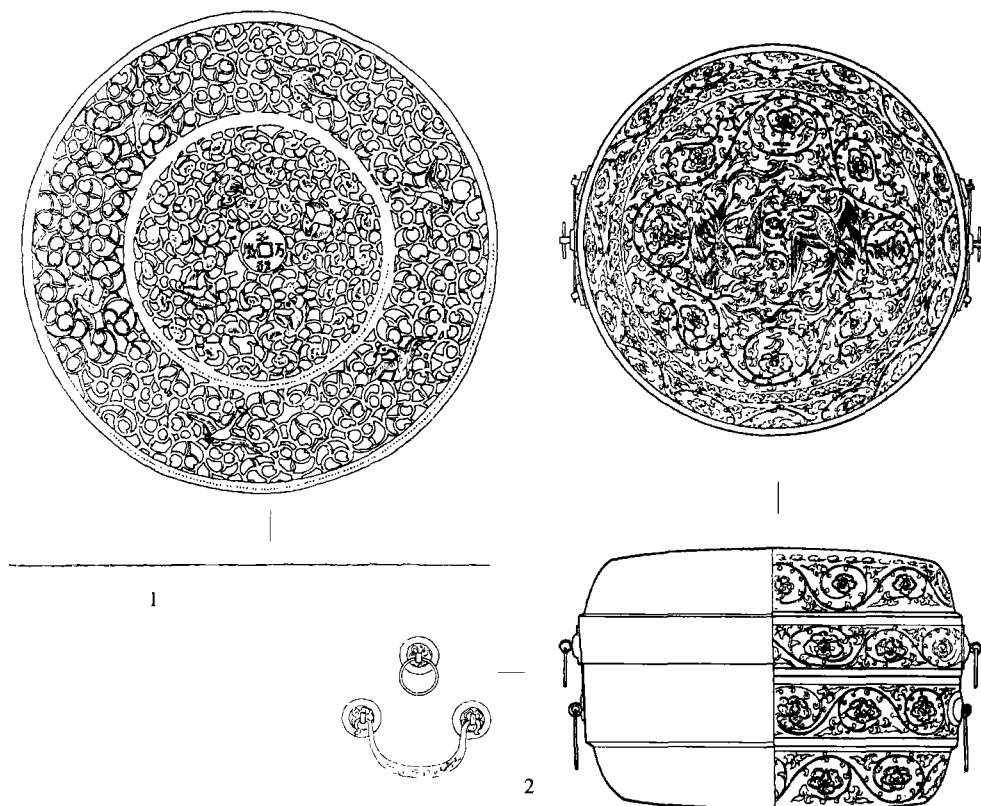
7. 铜钱

约3300枚(5个编号)。它们大多撒放在地宫底面的铺地砖上,厚度可达4~5厘米,少量放置在铁函的底板上面,还有一些是工匠有意嵌在墙壁或铺地砖的砖缝里,撒放在底砖上的铜钱,往往用丝囊包裹,出土时可见到丝织品的残片;或以丝线、铜线穿连,一串铜钱有数十枚乃至上百枚之多。

这些钱币中,年代最早的为西汉文帝前五年(前175年)始铸的四铢“半两”钱,最晚者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铸造的“宋元通宝”钱。多为实用货币,极少量为厌胜钱。以“开元通宝”数量最多,达3060枚,占总数的92%,在质地、尺寸上差异较大。有少量鍍金铜质(2001雷地:40)、铅质或铁质的“开元通



图三六 佛经残卷(雷地:35)



图三七 金银器

1. 鎏金镂空银垫(雷地: 61) 2. 鎏金银盒(雷地: 58)(1/4)

宝”。其直径,小的只有 2 厘米,最大的有 2.6 厘米;文字有隶、篆体两种。部分“开元通宝”钱背面有星月痕,还有少量花穿、花缘等特殊加工处理的钱币以及钱背有三朵祥云的“开元通宝”钱。“乾元重宝”次之,有 170 多枚,占总数的 5%;“五铢”再次之,约 50 余枚,包括汉五铢和隋五铢;数量最少的仅一枚,如“大唐通宝”、“天福元宝”、“布泉”、“顺天元宝”、“周元通宝”背龙凤钱(2001 雷地: 46)等。铜钱的品种有近 30 种,为汉代的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王莽),三国的直百五铢(蜀汉),南朝的太货六铢,北朝的永安五铢、常平五铢、布泉、五行大布,隋代的五铢,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顺天元宝(史思明),五代的的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前蜀)、乾亨重宝(南汉)、唐国通

宝、开元通宝(篆文)、大唐通宝(南唐)、天福元宝(后晋)、周元通宝(后周),宋初的宋元通宝等,厌胜钱有“饶益神宝”和“国太人安天下太平”两种(图四一: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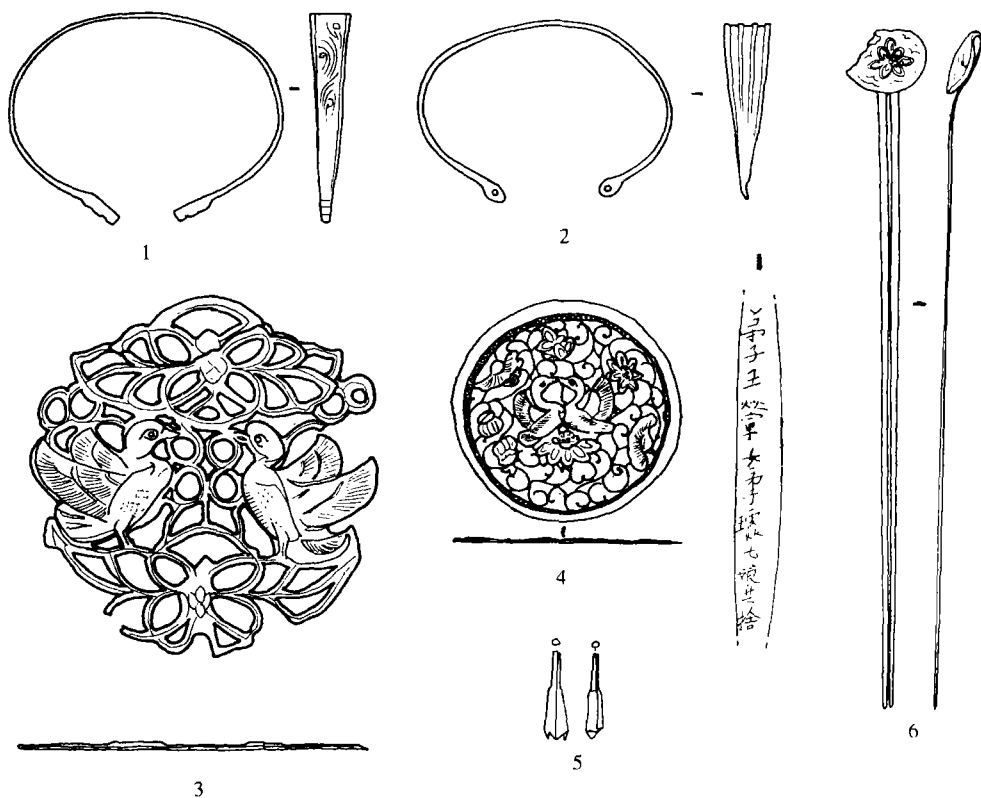
8. 玻璃瓶及料珠

玻璃瓶 1 件(2001 雷地: 59)。出土时已残破。葫芦形,器壁极薄,外表呈浅绿色。残高 3.2、最大腹径 2.9 厘米(图三四)。

料珠 1 串(2001 雷地: 42)。已断成数截,有珠状和管状两种形态,中间穿孔,孔径 0.1~0.2 厘米。珠状串饰直径 0.6、厚 0.4 厘米;管状串饰,其外表呈螺旋纹,直径 0.2~0.4 厘米。

9. 丝织品

共 3 个编号(2001 雷地: 33、76、77),大多保存不好。有罗、锦、绢、纱等品种,仅能见



图三八 银饰件

1. 臂钏(雷地: 50) 2. 鑿铭臂钏(雷地: 53) 3. 鸳鸯荷叶纹镂空饰件(雷地: 14) 4. 圆形镂空银饰(雷地: 31)
5. 小银饰(雷地: 43) 6. 花钗(雷地: 41)(均为 1/2)

到残留的痕迹(图三五)。发现于铁函底板上的丝织品拜垫(2001 雷地: 76、77), 方形, 边长分别为 24、32 厘米, 外为小花罗, 内为绢, 四边用线缝起, 线头仍依稀可辨。

10. 经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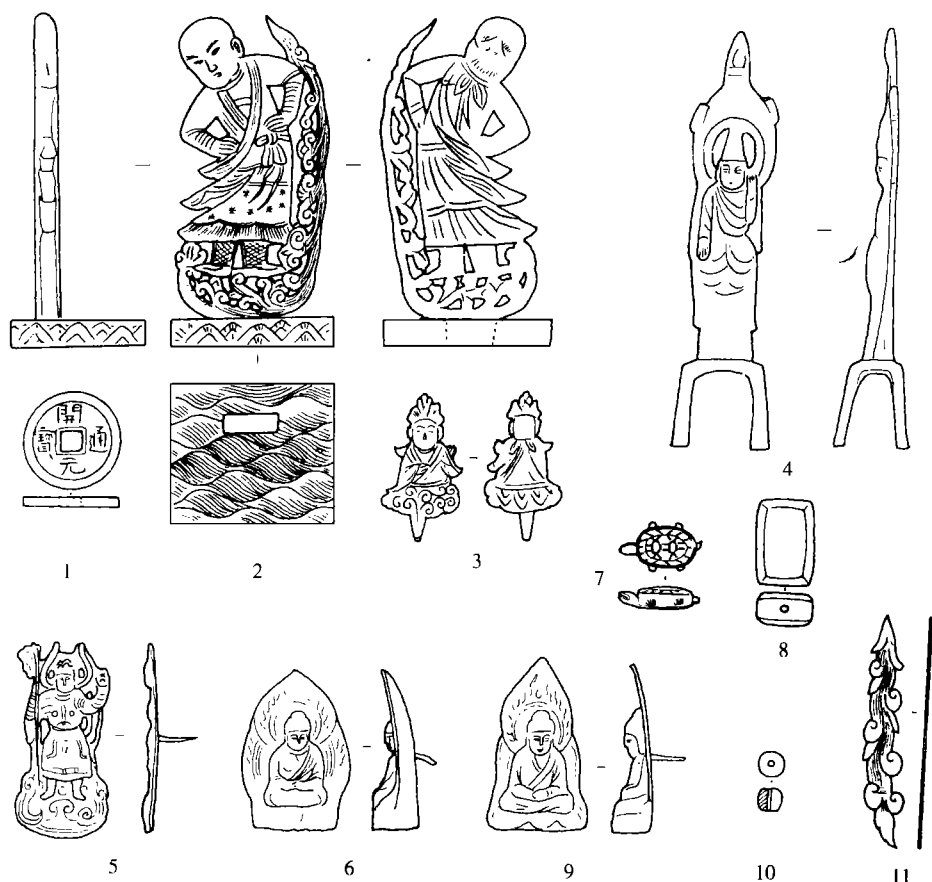
共 2 个编号。有印刷品和金书手卷两种, 大多已朽, 仅保存了部分残卷。

印刷品 (2001 雷地: 35)。质地为棉纸, 可看出“宋乾(?)……日弟子”、“侄舍二子”等文字, 楷体墨书, 字体较大, 如“宋”字, 有 1.2 厘米见方(图三六); 还有类似佛塔的图。

金书手卷 (2001 雷地: 28)。出土时夹于两面铜镜中间, 天杆为细竹竿, 地轴为小木棍, 用磁青纸包裹, 纸色棕黄。现正送有关部门处理。

四 结 语

1. 雷峰塔的初名为“皇妃塔”, 乃吴越国王钱俶为安奉“佛螺髻发”而建。历时一年多的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考古发掘, 出土了《华严经跋》残碑和盛放佛祖头发的金棺纯银阿育王塔, 足以证明雷峰塔是一座供养舍利的佛塔。其形制、结构与苏州云岩寺塔、杭州六和塔基本相同, 是吴越国后期典型的佛塔形制。用于地宫墙体的塔砖上有“未上二”等铭刻, 表明营造地宫的上限为辛未年, 即宋太祖开宝四年(971 年); 而直接覆压地宫的最底层塔身中模印“辛未”、“壬申”等干支纪年文字的塔砖相互叠压的现象, 说明雷峰塔开工建设的时间应在壬申年(972 年)或者稍后;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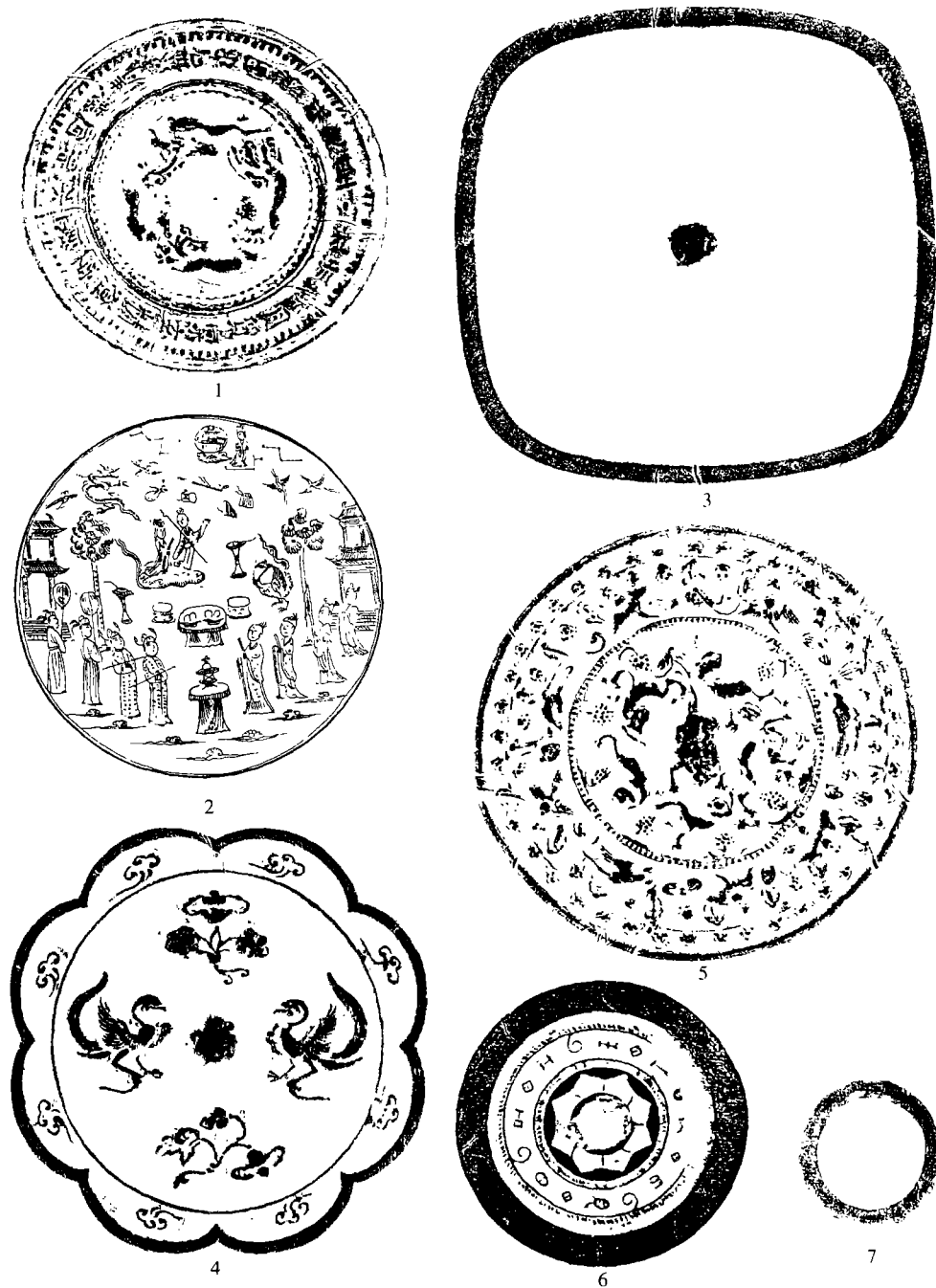
图三九 玉器、玛瑙饰件及金铜造像

1. 玉钱(雷地: 47) 2. 玉善财童子、底座(雷地: 15、26) 3. 玉观音像(雷地: 54) 4. 鎏金铜观音像(雷地: 32) 5. 鎏金铜毗沙门天王像(雷地: 13) 6. 鎏金铜小佛像(雷地: 52) 7. 玉龟(雷地: 51) 8. 玛瑙扁坠(雷地: 45) 9. 鎏金铜小佛像(雷地: 4) 10. 玛瑙圆珠(雷地: 55) 11. 玛瑙卷草形饰件(雷地: 36)(均为 1/2)

峰塔地宫的营建年代不会晚于壬申年,即开宝五年(972年)。雷峰塔完工的时间,根据1924年雷峰塔倒塌后发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经卷及塔图,上有“乙亥八月”(975年)及“丙子”(976年)纪年,结合《咸淳临安志》等文献及出土石碑上的记载,从吴越国王钱俶作的《华严经跋》上只署“吴越国王”而不署“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史实判断,应在976年10月宋太祖逝世至977年3月宋太宗重新册封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之间。考虑到“皇妃塔”的命名,与吴越王妃孙氏去世的次年二月(977年2月)北宋朝廷赐予“皇妃”的谥号有关^[7],而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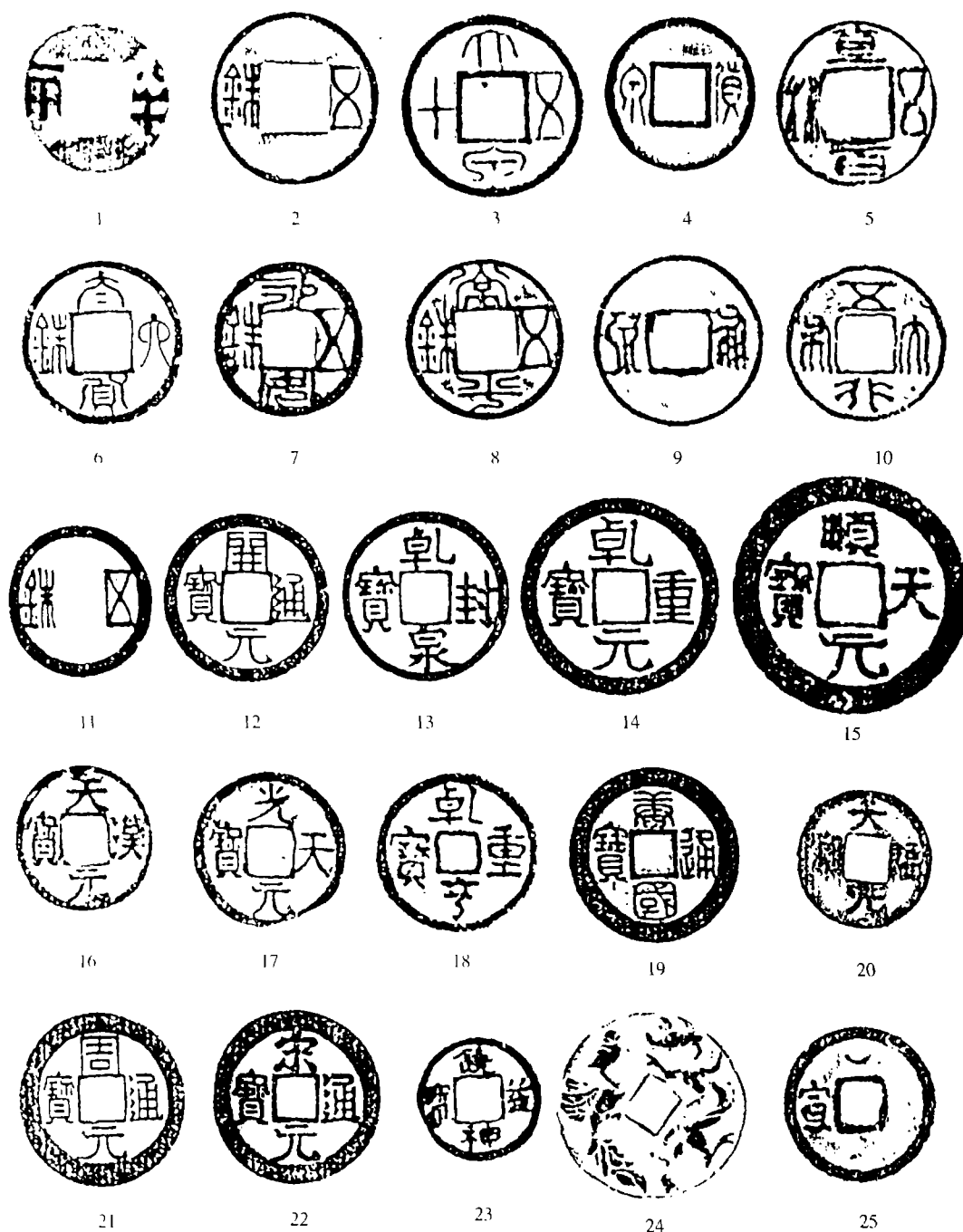
时新登基的宋太宗尚没有重新册封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据此推断,雷峰塔完工的最后期限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二月。

2. 雷峰塔地宫的发现和发掘,填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为研究唐宋时期地宫及舍利瘞埋制度的演变、南北地宫形态结构的差异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地宫的竖穴式构造与浙江金华北宋万佛塔地宫、宁波南宋天封塔地宫相同^[8],而与横穴式的北方唐宋诸塔迥然有别^[9]。雷峰塔系吴越王室建造的佛塔,其地位可与唐代皇室的法门寺塔相比拟。地宫保存完好,没有被盗迹象,出土的文物等级高、制作精,代表了吴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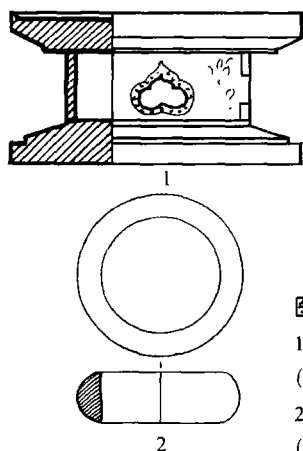
图四〇 铜镜拓片、摹本

1、2. 瑞兽铭带镜、镜面画摹本(雷地: 37) 3. 方形委角素面镜(雷地: 60) 4. 双鸾葵花镜(雷地: 24) 5. 海兽葡萄镜(雷地: 6) 6. 日光镜(雷地: 17) 7. 小型素面圆镜(雷地: 48)(均为 1/2)



图四一 铜钱、厌胜钱拓片(原大)

1 半两 2 五铢 3 大泉五十 4. 货泉 5. 直百五铢 6. 太货六铢 7. 永安五铢 8. 常平五铢 9. 布泉 10. 五行大布 11 九铢 12 开元通宝 13. 乾封泉宝 14. 乾元重宝 15. 顺天元宝 16. 天汉元宝 17. 光天元宝 18 乾亨重宝 19 唐国通宝 20. 天福元宝 21. 周元通宝 22 宋元通宝 23. 饶益神宝 24. 周元通宝钱背面的龙凤图案 25 会昌开元通宝背“宣”



图四二 漆木器
1. 贴金木座复原图
(雷地: 1.9)
2. 漆钵(雷地: 30)
(均为 1/4)

国金银器、玉器、铜器制作的较高工艺水平。内藏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以盘龙作支撑柱的鎏金铜佛像、镂空鸿雁等图案的鎏金银垫、形制完整的鎏金银带、玉善财童子像、以玉为料的“开元通宝”钱等诸多器物,均系首次发现。用金棺银椁安葬舍利,是唐宋时期舍利埋葬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10],雷峰塔地宫内发现了盛装舍利的金棺银塔,又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3. 雷峰塔天宫、地宫各出土一件纯银阿育王塔。这种特殊形制的小塔亦称宝篋印经塔、金涂塔,乃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弘)俶,仿照印度阿育王建造八万四千塔的故事精心制作的。以前在浙江、福建、江苏、上海、安徽、河南等地五代至元明时期的地宫、塔身、塔顶中发现的金涂塔,以铜、铁等质料铸造为主,也有用陶、漆木制作的。以五代两宋时期的吴越国故境发现最多,仅1957年金华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万佛塔地宫就出土了15件。从塔上铸、刻的铭文分析,这种塔从吴越国王钱(弘)俶即位后开始制造,有的自铭“阿育王塔”^[11]。

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记载:“越州东三百七十里,鄞县塔者,西晋太康二年沙门慧达感从地出。高一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色青似石而非,四外雕镂,异相百千,梁武帝

造木塔笼之。”《唐大和尚东征传》上也记载:“阿育王塔者,是佛灭度后一百年,时有铁轮王名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之一也。其塔非金、非玉、非土、非铜、非铁,紫乌色,镂空非常。一面萨埵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上无露盘,中有悬钟。埋没地中无人得知者。唯有方基高数仞,草棘蒙茸,罕有寻窥。至晋泰始元年西河离石人刘萨埵者,死至阎罗王界,阎罗王数令掘出。自晋、宋、齐、梁至于唐代时时造塔造堂其事多矣”。

在宁波阿育王寺,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小型木刻小塔,其造型与《广弘明集》所描述的一致。此塔的下面,内部有一悬钟,钟内藏舍利一颗,与《唐大和尚东征传》卷上所记的相似。雷峰塔天宫出土内吊金瓶的纯银阿育王塔,与宁波阿育王寺所藏者相同;而地宫出土内藏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塔身四周镂刻的佛本生故事,正是“一面萨埵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

参加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有沈岳明、李永嘉、田正标、孙国平、郑建华、郑嘉励、徐军、彭必平、杨青、张海珍、夏朝日、阎海刚、黎毓馨等,曹锦炎所长、陈元甫副所长担任地宫发掘现场总指挥,发掘领队黎毓馨。

绘图:赵赋康 孙国平

彭必平

摄影:李永嘉

拓片:阎海刚

执笔:黎毓馨

[1] 《咸淳临安志》卷七十八“寺观”四“寺院”：“显严院在雷峰塔，开宝中，吴越王创皇妃塔，遂建院，后有雷峰庵，郡人雷氏故居”。《淳祐临安志辑逸》卷五“院”：“显严院在雷峰塔，开宝中，吴越王钱氏建塔院，院后有雷峰庵，郡人雷氏故居。治平二年赐显严额，为广慈法师慧才道场。宣和

兵毁,惟塔独存。乾道七年僧智友极力兴建,至庆元元年塔院与显严始合为一。皇妃塔,吴越王钱俶建,有记。”

- [2] 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塌,在藏经砖中发现了《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经卷,卷首题“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见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12期。

- [3] “雷峰塔”之名始于吴越国归宋以后。关于雷峰塔的初名,自宋以来有“黄妃塔”、“皇妃塔”、“王妃塔”、“黄皮塔”等传统说法。这次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方残碑,石面上镌刻钱俶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作的跋文,共291字,残存162字,有“塔因名之曰皇妃云”的记载,塔名真相大白。经考证,《华严经跋》全文如下:“敬天修德,人所当行之。别俶忒嗣丕图,承平兹久,虽未致全盛,可不上体祖宗,师仰置县氏慈忍力所沾溉耶?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盖有深旨焉。诸官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官禁中,恭率宝贝创宰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规模宏丽,极所未见,极所未闻。官监弘愿之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爰以事力未充,姑从七级,梯旻初志未满为嫌。计砖灰、土木、油钱、瓦石与夫工艺像设金碧之严,通缙钱六百万,视会稽之应天塔。所谓许元度者,出没人间凡三世,然后圆满愿心。官监等合力于弹指顷幻出宝方,信多宝如来分身应现使之然耳,顾元度有所不逮。塔之成日,又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于是合十指爪以赞叹之,塔因名之曰皇妃云。吴越国王钱俶拜手谨书于经之尾。”

- [4] 雷峰塔的西侧副阶上发现一方记录南宋乾道至庆元年间雷峰塔及塔院重修盛况的残碑,与清代《淳祐临安志辑逸》中记载的《庆元修创记》相符,原文556字,残存150字,证明雷峰塔的木构外檐、塔院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毁于方腊起义,到南宋庆元时重修一新。

- [5] 初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尚没有雷峰塔被毁之记载,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周龙画的《西湖全景图》上,雷峰塔已残。清代的一些方志,如《湖山便览》、《净慈寺志》都记载“后毁于火”。一般认为,到了明代末年,雷峰塔被焚毁,仅余塔芯。惟清陆次云《湖壖杂记》记载雷峰塔毁于倭寇。原文如下:

“雷峰塔,五代时所建。塔下旧有雷峰寺,废久矣。嘉靖时,东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纵火焚塔,故其檐级皆去,赤立童然,反成异致。”

- [6] 铁镜直径9.3厘米,背面铸“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铸造菩萨一万身永充供养”24字铭文。

- [7]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三月,钱俶与妻孙氏、子惟濬入汴梁朝觐时,北宋朝廷进封钱俶之妻贤德顺穆夫人孙氏为吴越王妃,有所谓的“封妃之典”。吴越王妃孙氏在归国途中得病,到达钱塘半年后去世,《咸淳临安志》谓“是年得病于途,薨,年四十五”。吴越王妃孙氏卒于976年11月,晚于宋太祖近一个月。《吴越备史》明确记载,“是月(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日,吴越王妃孙氏薨。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敕遣给事中程羽来归王妃之赠,谥王妃曰□□”(卷第四《今大元帅吴越国王》),考北宋朝廷赐给吴越王妃的谥号,诸书皆阙而不记。而雷峰塔遗址发掘出土的残碑,称吴越国王钱俶在雷峰塔塔成之日,赐名“皇妃”,应当与宋廷所谥有关。贤德顺穆夫人孙氏生前被朝廷封为“王妃”,故死后极有可能被谥为“皇妃”。钱俶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封号是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宋太祖赵匡胤禅周后授予的,宋太祖死于开宝九年(976年)10月。按照惯例,“天下兵马大元帅”需要新皇帝重新册封,但继任的宋太宗即位后并没有马上授封,直到次年的三月(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才特授钱俶“尚书令、兼中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散官如故”。“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空缺了将近半年之久。因为雷峰塔恰好在钱俶暂失“天下兵马大元帅”封号的976年10月至977年3月间完工,所以碑文上不署“天下兵马大元帅”。

- [8]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金华市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

- [9] 如甘肃天水唐代永安寺舍利塔地宫、陕西扶风唐代法门寺塔地宫、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地宫、河北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塔基、净众院舍利塔塔基。分别见莎柳《甘肃天水市发现唐代永安寺舍利塔地宫》,《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3期;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福胜

寺塔地宫》,《文物》1991年第6期;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 [10] “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瘞埋舍利制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地宫正式出现,装盛舍利利用金棺银椁……这种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瘞埋舍利的制度是前所未见的,改变了印度中亚用罽坛或盒瘞埋的方式,而用中国式的棺椁瘞埋,更符合中国的习惯,自此而后,以金棺银椁瘞埋舍利则成为定制。”见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第三部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第62、63页。
- [11] 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铁铸金涂塔,底板上有“吴越国王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铭文;铜铸金涂塔的塔身内镂刻“吴越国王钱弘俶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铭文,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金华市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绍兴市文物局藏铁铸金涂塔的底板有“吴越国王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见高军主编《绍兴文物精华》(下卷)第118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萧山城厢镇祇园寺东西石塔出土的铜铸金涂塔,其座面刻有信徒夏承厚之发愿文共47字,款落“戊午显德五年十一月三日”,见萧山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萧山市博物馆编《萧山文物》第96、97页、图版63,西泠印社,2000年1月;1956年宁波市天封塔塔顶出土的铜铸金涂塔,在第二层内壁,刻“吴

越国王钱弘俶造凡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铭文,见《宁波文物集粹》学术编辑委员会编《宁波文物集粹》图版97,华夏出版社,1996年11月。考乙卯岁为周世宗显德二年,即955年;乙丑岁为宋太祖乾德三年,即965年。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代周建立北宋,吴越国王钱弘俶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去“弘”改称钱俶,故铭文上书钱俶,必在960年及以后。发现于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的金涂塔资料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松江李塔明代地宫清理报告》,《文物》1999年第2期,第16页;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嘉定法华塔元明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第4页;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第21页;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文物》1991年第6期,第38页;张驭寰、罗哲文《中国古塔精萃》第94页《安徽青阳阿育王塔》,科学出版社,1988年。

- [12] 1965年温州北宋白象塔塔身出土的两件二棱形砖雕,实为阿育王塔之山花蕉叶,一件背刻“奉为四恩、三有、法界有情者,熙宁四年(1071年)辛亥中秋望日题”,另一件刻“前资院主皆□唯湛施钱,建造阿育王宝塔□并盖亭”,见温州市文物处、温州市博物馆《温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报告》,《文物》1987年第5期,第1页。

(责任编辑:李 力)

The Basement of the Leifeng Pagoda of the Five Dynasties in Hangzhou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Zhejiang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renovation of the Leifeng Pagoda, the archaeologis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Zhejiang conducted two seasons of excavation at the site of the pagoda and its basement, opening up an area of 4,000 sqm.

The well-preserved basement is a survival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belongs to Wu-Yue State in its last years. A total of seventy-seven unearthed objects include stone Buddhist sutra, architectural parts, miniature pagoda of pure silver and gilt bronze statue.

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

2000~2001年,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两次对雷峰塔遗址及地宫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掘情况表明,雷峰塔的塔基、地宫等保存完好,均为五代吴越国末期的遗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刻佛经、建筑构件及造像等;地宫中出土了内藏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铜佛像等器物。

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

鸡叫城古城址位于城头山古城东北。1998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城址平面略呈圆角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墙外环绕壕沟。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石器。此古城在屈家岭文化中期以前即已形成,到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开始修筑城墙和护城河。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再一次修筑规模更大的城墙。鸡叫城古城的发现,为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新资料。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114 出土叔矢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

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第六次发掘,清理出新的一组晋侯及其夫人墓(M114、M113),发掘简报已在本刊2001年第8期刊布。这次发掘出土于M114的叔矢方鼎,有铭文48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关于对方鼎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有论文在本刊发表。现刊发多位专家的笔谈,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皖南古铜矿冶炼产物的输出路线

青铜器矿料来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课题,是探索我国青铜制造技术起源、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之一。本研究综合地质、冶金、化学等理论和方法,从铜矿石、炼渣和铜锭间的微量元素对比分析入手,探索不同微量元素在冶炼过程中的元素化学亲合性及冶炼产物中的特征或指纹元素,为探索皖南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古铜矿冶炼产物的输出路线提供科学的判别依据。